父与子

编摇摇著 :屠格涅夫
出 版 社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摇摇号 :[illegible]
版权所有 :烨子工作室
类摇摇别 :外国名著
出版时间 :[illegible]
字摇摇数 :[illegible]
内容提要：

摇摇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父与子

作者 :屠格涅夫

父与子译序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 (一八一八——一八八四) 是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屠格涅夫生于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的地主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读于莫斯科的一个私立寄宿学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学,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一八四二年回乡,但后又曾长期出国。

屠格涅夫从《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 等诗篇开始文学生涯。他的《猎人笔记》(一八四七——五二) 的发表曾当作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篇篇特写,以俄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含垢受辱、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它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实质上则因其《猎人笔记》的社会思想倾向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软禁。软禁期间他写了中篇《木木》,以满腔仇恨对农奴制进行控诉。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适逢俄国社会运动逐步高涨,他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篇《罗亭》(一八五六),《贵族之家》(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余人的日记》(一八五〇) 展示了贵族知识分子言语脱离行动,理论脱离实践的一些典型特征。长篇《前夜》(一八六〇) 则反映俄国农奴制垮台前夕在俄国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一八六二) 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家本人在两派思想冲突中转向了自由主义者一方,与他常为之撰稿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刊物《现代人》决裂。他转变后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写的长篇《烟》里,他以同等的否定态度描写了反动贵族和革命运动参加者。最后一部长篇《处女地》(一八七七) 是有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晚期作品《散文诗》(一八八二) 的内容和倾向呈现出多面性,既有悲观情调也有乐观情调,既有抒情也有讽刺。屠格涅夫还写有剧本《食客》(一八五七) 和《乡村一月》(一八五五) 等。

屠格涅夫文笔婉丽,结构巧妙,语言清新简洁,深得读者喜爱。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译介,译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有我的同时代人。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的那些年月,农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变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农民贫困日益加深从而使他们有了独立自主地走向历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种形势转化为革命尚缺主观条件,数百年来受农奴主奴役的人民还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作广泛的、公开的、有意识的斗争。

屠格涅夫作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代表,对专制的农奴制及其经济、法律、警察制度深怀不满 ;他主张普及教育,实行自治,全盘欧化,他主张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主要是农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属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指反对一切黑暗和压制,尊重科学和教育,热爱诗歌和艺术,首先则是热爱

人民的人……”他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为事业善作奉献的平民精神。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唐·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庄稼汉民主”。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

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界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责职，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

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否定。”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否定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反映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度凛然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罗夫，他理解到，为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否定是种有效的武器，它具有历史意义。作者善于捕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进思想萌动，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作者语)，他们的心曲与人民有互通之处。巴扎罗夫反驳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您不赞成我的选择，但谁对您说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种过地，您去问你们的任何一个农民，看他首先认作同胞的是您还是我。”书中形容巴扎罗夫“仆人对他几乎都有好感，尽管有时要挨他的取笑，他们觉得这人不是老爷，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也是懒懒的”。所有这些素质，都为作者所肯定，所珍视。

但作者笔下的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设方面，据巴扎罗夫的话说，“不是我们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他无疑带有左倾无政府主义极端性。在作者笔下，虚无主义者有着对一切进行无情地破坏的自发性，他们想法片面，老是怒气冲冲，脸色阴沉。屠格涅夫描写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严峻外貌是：说话粗鲁，语气傲慢，避开“浪漫主义”的即一切诗情画意的属于心灵感受的东西。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尔岑说：“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为理想人物来描写，我不把他有何思想体系看得那么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写成一条狼而又为他辩解——当然，这很困难，看来我没能做到。”

巴扎罗夫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当作信仰，即使这准则是多么受到尊重。赫尔岑把巴扎罗夫的这种虚无主义归结为“完全、彻底摆脱了一切现成概念和陈规旧俗”。杜勃罗留波夫进一步认同：“新人——他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把准则看成高于朴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罗夫对借抽象法得出的科学概念确无好感：“指的是什么科学？泛泛的科学吗？科学一如手艺，有具体的门类，而泛泛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认具体的科学，而把“泛泛的科学”即哲学彻底否定了。他把哲学看成是“浪漫主义”哲学，腐朽，胡说八道，与浪漫主义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认为巴扎罗夫的思辩“从黑格尔的 [illegible] 总体中得到了解放”。巴扎罗夫认为人的行为不由抽象的、必须遵循的准则，而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总的说来，准则是没有的，……只有感觉。一切都取决于感觉。”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所奉准则的抗议也就是民主主义者对唯心观的抗议。那时平民中的民主主义者按杜勃留波夫说法“不但懂得，而且亲身感受到，世上绝对的

东西是没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对意义”，因此他们断然“摆脱开绝对理念而去接近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现实观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说《父与子》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识层次。

巴扎罗夫初见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便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调、绔绔习气”，“目空一切的架势”和贵族仪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几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尔萨诺夫：“老古董！”

“人在农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览！”而后者“贵族的秉性难于容忍巴扎罗夫的放肆”，骂“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争辩中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把自己说成是个热爱进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贵族”——“英国贵族”，“贵族给予了英国自由并支持着这种自由”。可是巴扎罗夫不屑一顾：“这种老调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因为在当时，英国之于俄罗斯，相去何止天渊。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自由主义式的爱民观点和改革，关于宪法、议会的美丽词句嗤之以鼻，他自己准备投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为自己订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务，他要求积极的社会变革：“改造好社会，病根也就清除干净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定一切的历史必要性时，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即使在写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基尔萨诺夫雄辩式的争论时他也没有完全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例如，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反驳巴扎罗夫说，社会之所以取得进步不是由于否定，而是对“文明成果”的肯定，虚无主义者仅仅是为否定而否定，他们好比是生活在没有空气的真空里。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冲突看作是两种社会历史势力的较量，而两者却都陷进了片面性误区；冲突双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国知识分子的两极虽都了解和同情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但在两者之上还有某个第三者——俄罗斯人民，最后判断，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暂时还是个“斯芬克斯”——谜。

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尼古拉·基尔萨诺夫就是一个富有诗感的人，他喜欢“让他悲喜交加的孤独思绪自由翩跹”，他，“老浪漫主义者”，在花园里，在夜晚，当满天星斗闪烁着的时候来点儿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动了，可他那飘若游丝、穷不见尽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荡不散。”至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他生来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那铁一样坚冰一样冷的带点儿法国厌世主义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这个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也有其人性内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爱的激情的牺牲品，从而不得不沉沦于“可怕的空虚”，失落于“无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渐入黄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将至、青春不再的岁月”。

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

为历史所需的巴扎罗夫的否定一旦进入人的感情领域，它就变得虚而不实，从而也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按书中所说，巴扎罗夫“非常喜欢女性，喜欢女性美”，但“他把骑士式感情当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与她们交往中想的是“愉悦”。可是巴扎罗夫破坏了自己的理论，真心实意爱上安娜·奥金左娃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为他原先所敌视的、与虚无主义者观点相悖的浪漫主义，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在和安娜·奥金左娃谈话的时候，他用较之以前更为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一切浪漫倾向，可当他独自一人时，一想起自己就有这种浪漫倾向不由脑火。”巴扎罗夫把否定推到极限时，他的行为和感情反过来破坏了他的虚无主义，与旧的社会制度搏斗必不可少并行之有效的否定，结果与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适应。当此情况下巴扎罗夫的“浪漫主义”个性开始显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属性而不再屈从他的虚无主义了。

但是，他那虚无主义却又企图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于是两者的矛盾斗争导致了巴扎罗夫的个人悲剧。书中说道：“他本可以轻易地平息血液的骚动，但他体内孕育着某种新的东西，对此他从未允许存在过并曾有意地把它克制过，他的自傲曾坚决反对过。”他用尽一切力量来压制自身的天性 结果如何呢？情场失败后他戏剧性地承受着单恋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心灵的欢愉和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狂热劲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绪不宁，他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疲惫，甚至他行走时也不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罗夫说他自己在糟蹋自己并非出之偶然，因为他曾嘲笑过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曾嘲笑过他的爱情悲剧，然而他现在轮到自己感受爱情悲剧带来的伤痛。

巴扎罗夫的心灵危机也表现在哲学的和社会的悲观主义中。他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垛旁出声想道：“我所占有的这一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地狭小，而那广大空间里没有我，也与我无关 我得以度过的这个时段在永恒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没有我……可就在这题原子中，在这数学的一个点上，血液却在循环，脑子却在工作，有所希冀……”人与自然不是相悖的对立关系，但在巴扎罗夫看来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确认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不得不为自己依附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而哀伤。巴扎罗夫从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从他与自然界的心理隔阂，滋生出他对后代人命运的冷漠。“举个例，”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今天你走过村长菲利浦家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最后一个农民也能住上这样的小屋，那时俄罗斯就达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促使它实现……但我憎恨诸如菲利浦或西多尔这样的最后一个农民。干吗我要为他们拼死卖力，他连谢也不说一声？……即使对我说声谢，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则将老朽入木，往后又怎样呢？”不过，在小说《父与子》中，个人主义者与大自然隔阂而产

生的悲观，由屠格涅夫缝补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弥合。巴扎罗夫过早地夭折，死于即将发生大变革的社会的门槛上，屠格涅夫在小说结尾处描写了荒芜的乡村公墓，巴扎罗夫年迈父母无法消解的痛苦之后，接着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信念：“难道他们（指年迈的父母——译者）的祈祷、他们洒下的泪水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挚的爱并非万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颗多么热烈的、有罪的、抗争的心，墓上的鲜花依然用它纯洁无邪的眼睛向我们悠闲地张望，它们不只是向我们述说‘冷漠’的大自然有它伟大的安宁，它们还谈及永远的和解和那无穷尽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样性和无穷性，这是永恒的规律，屠格涅夫以此作为活泼、乐观的结尾，让悲剧得到升华。在这里，由不可避

需要上传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剧，因认识到世界是个辩证地发展着的过程，因触摸到强劲的、饱满的自然生命整体及它内部的和谐性，从而得到了化解。

历来的学者们都认为，巴扎罗夫就其本质而言，是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的种种社会—心理典型联系着的，是和时代的主要意识倾向联系着的。确实，作者为塑造“民主主义者总体形象”广泛搜集了生活素材，把观察所得预先记进日记，用心注意着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扎伊采夫及其他许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观点。屠格涅夫与他们的交往当然也有助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不单单如作者自谦那样取自“熟人德米特里医生”。作者力图通过巴扎罗夫创造出一个六十年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征是全面否定一切。但这形象是如此地气势磅礴，以至不为那个时代空间所限。屠格涅夫说他的巴扎罗夫的种种特征不仅仅涵盖六十年代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写巴扎罗夫，把巴扎罗夫包括在抱着“真诚地否定”的广大一群人之中，他不仅把主人公和杜勃罗留波夫并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放在一起，从而他的认识价值超过了所展示的那个年代。

随着历史的进展，巴扎罗夫的形象越来越变得复杂，当代人论及屠格涅夫这篇小说的时候依然在不断争论，提出一个接一个的看法，（至少我这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便是如此。）看来，屠格涅夫确实成功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国社会发展的某些内在特点。

一

“怎么，彼得，还没影儿吗？”问这话的是位四十来岁的老爷。他没戴帽，裹件蒙尘的大衣，穿一条方格眼儿的裤子，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从伊伊大道旁的马车店里走出来，站到门口低矮的台阶上，问他的仆人。仆人是个年轻小伙，大脸盘，下巴处刚生出浅色的茸毛，瞪着一双颜色浑浊的小眼。

仆人的一切，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环子，颜色深浅不等、涂了油的头发和那恭敬从命的模样儿，一句话，都显示出他属于受过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顺着主人的意思，瞧了瞧大道，禀报道：“是的，还没影儿。”

“没见影儿？”老爷又问。

“没见，”仆人答道。

老爷叹了口气，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着、一边打量四周、一边沉思的时候，且让我给读者作些介绍。

他姓基尔萨诺夫，名和父名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离这马车店十五俄里①有他一个蓄有二百农奴的很不错的庄园，或者如他所说，自从把土地分租给农民以后，办了个二千俄亩的“农场”。他父亲是位曾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②的将军，粗通文墨，是那种虽则粗鲁却不狠毒的俄罗斯人，碌碌戎马一生，起初指挥一个旅，后来指挥一个师，常驻外省，由于他那官阶，在驻地倒也有点儿名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罗斯南方，同他哥哥帕维尔（下文将要提及）一样，十四岁前是在家中受的教育，处于平庸的家庭教师、举止放肆却善奉迎拍马的副官和团队司令部属僚的簇拥之中。他母亲娘家姓科利亚津，闺名 [illegible]③，成为将军夫人之后，便称作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这位“官太太”戴华丽的小帽，穿窸窣响的锦缎，在教堂里做弥撒时总是第一个抢上前去吻十字架，说话大声大气而且没完没了，早上让孩子吻手问安，睡前她向孩子祝福道别，一句话，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为将门之子，不单缺少应有的虎气，而且还得了个“胆小鬼”浑名。本来，他应该像他哥哥帕维尔那样参军从戎，但就在任命到达的那一天跌伤了腿，从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落成个“跛脚”。父亲见没指望，便让他改走仕途。十八岁刚满，送

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学。恰好他哥哥此时当上了近卫团的军官，于是年轻的兄弟俩合租一套房，在他们堂舅伊利亚·科利亚津，当时的一位显贵的照拂下生活。父亲把他们安顿好后回到他的师团和他夫人那里，难得给他们写信，即使写信，四开灰报纸上也是文书代笔的斗大字体，只在信的末了才签上“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并在签字的四周添上“蔓叶花笔”。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作为学士从大学毕业，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他的队伍检阅成绩不佳被解职，遂偕夫人来彼得堡居住。他本打算在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幢房子，并且加入英国俱乐部④，不料突然中风，离世而去。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闭门谢客的生活，不久也继之过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双亲健在时即违背二老心愿，爱上了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女儿。这是一位所谓“思想开通”的漂亮小姐，常常研读杂志中“科学栏目”的严肃文章。服丧一满，他便和玛丽娅结了婚，舍弃父亲为他谋到的御产司官职，过起了幸福生活。他们先是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别墅里，后来搬到市内，租下一套住房，小巧舒适，有干净的楼梯，清凉的客厅。最后两口儿迁到乡下，自此在乡间长住。在那里，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出生了。伉俪生活温馨而宁静，形影相随，一同弹钢琴，一同唱歌。女主人种花饲禽，男主人从事农务或打猎消遣，阿尔卡季则在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成长。十年光阴转瞬即逝，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故世，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几个星期平添不少白发，于是打算出国——哪怕散个心也好！……然而继之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⑤，有什么办法呢？只得返回乡居。他很长一个时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余，关心起了农业。五五年，他领儿子去上学，嗣后接连三个冬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儿子而不去任何地方，并且尽可能地跟阿尔卡季的年轻同学接近。最两一个冬天他没能去成，所以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见到他，他正在等待和他一样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归来。其时他身子已经发福，头发已经霜白，腰干也有点儿佝偻了。①一俄里等于一·〇四公里。

②指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火烧莫斯科那次战争。

③法语：阿加特。

④这是富翁、世袭地主、大官僚才能够加入的俱乐部。

⑤一八四八年法国发生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出于恐惧，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禁止国民出境。仆人也许是出于礼貌，或是不愿在老爷跟前惹眼，走进门洞抽他的烟管去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垂着头，在看那几级破旧的台阶。台阶上一只圆鼓鼓的花斑雏鸡迈着嫩黄爪子神气地来回踱步，而在台阶扶手上，蜷缩着的一只脏猫正对它虎视眈眈。阳光灼人。从马车店的半暗过道里飘来新烤的燕麦面包香味。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想得入了神，“儿子……学士……阿尔卡季”一再在头脑里回旋。他企图想点儿别的，但思念之情硬是萦绕不散。他不由记起了亡妻……“可惜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哀伤地自言自语……一只肥胖的瓦灰色鸽子飞到大道上，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洼塘里喝水。正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眼看它那会儿，耳里听到了驶近的车轮声音……

仆人钻出门洞向老爷禀报：“一定是少爷来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站起来朝那大道望去。大道上出现了一部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而在马车的窗口，可看见大学生制帽的帽圈和他亲爱的儿子的熟悉脸庞……“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高叫着，舞动双手，急忙向前奔去……没一会儿他的嘴唇便已贴在蒙满尘埃的、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学士的脸颊上了。

二

“让我先拍去身上的尘土吧，爸爸……”阿尔卡季一面回抱他父亲，一面高兴地说。由于旅途

劳顿，声音带点儿嘎哑，但依然像年轻人说话那样响亮。

“没关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带着慈祥的笑容回答，并用手掸去儿子制服上衣和他自己大衣上的蒙尘。“让我好好瞧瞧，好好瞧瞧，”他挪到一边端详着儿子说，旋又急步向马车店走去，口里催促道：

“把马牵到这儿来，把马牵到这儿来，快！”

似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比他儿子更加激动，他像慌了神一般不知所措。阿尔卡季忙制止他：

“爸爸，且让我向你介绍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就是在信中常提到的那位。他居然赏光，同意来我们家作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赶紧回过身，走近刚从马车上下来、穿件带穗子宽大长袍的高个子客人，紧紧握住对方迟迟伸出的晒红了的手说：

“我由衷地高兴和感激您的光临，我希望……敢问您的大名和父名？……”

“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巴扎罗夫不慌不忙地回答，神色自然，随又翻下外套领子，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展示他的整个儿脸膛。那是张瘦长脸儿，前额宽阔，鼻子上平下尖，一双绿莹莹的大眼，淡茶色的连鬓胡子和安详的微笑莫不显露着他的自信和聪慧。

“亲爱的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希望在寒舍不至于感到寂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

巴扎罗夫抬抬帽子，而嘴唇只动了一下，没有回答。他长有一头深黄色的浓密头发，但仍掩藏不了他那突起的圆圆的额头。

“这么说，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他的儿子，“现在就吩咐套车呢，还是先让你们休息会儿？”

“回家休息吧，亲爱的爸爸，吩咐套车好了。”

“这就去办，这就去办，”父亲连忙说。“喂，彼得，你听见了吗？去安排吧，要快，老弟。”

受过新法教育的仆人并不走上前去吻少爷的手，而只是从远处打了一躬，便消失在大门里了。

“这儿有我的轻便马车，不过，也为你的四轮马车备下了三匹马，”尼古拉详详尽尽地解说。其时阿尔卡季正就着马车店女当家提来的铁壶喝水，而巴扎罗夫点燃了他的烟斗，向卸辕的车夫那里走去。”不过，轻便马车上只两个坐位，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排你的朋友。”

“让他乘四轮马车好了，”阿尔卡季低声打断他的话头。

“不必跟他客套。他是个极好的人，非常朴实，今后你会知道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赶车人把马牵来了。

“喂，大胡子，往这边拐！”巴扎罗夫对赶车人说。

“听见了吧，米秋哈，”另一个将手操在羊皮大袄后插口里的赶车人说，“老爷是怎么叫你来着？不假，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秋哈只挥动一下他的帽子算作答礼，随即从汗津津的辕马嘴里取下马嚼子。

“快点儿，快点儿，伙计，帮个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高声发话，“少不了你们的酒喝！”

没几分钟便套好了车，父子俩坐进了轻便马车，彼得爬上车台架，巴扎罗夫刚上了四轮车，把头舒舒服服地靠到皮枕上，两辆马车辘辘地驶去了。

三

“好呀，你终于当上学士，学成归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忽而拍拍阿尔卡季的肩膀、忽而拍拍阿尔卡季的膝盖，说，“可等到这一天了。”

“伯伯怎样？身体好吗？”阿尔卡季虽则激情满怀，像孩子那么高兴，但他还是想转换话题以平息激情，谈点儿日常的事。

“他身体好好的。本打算和我一起来接你，不知怎么后来改了主意。”

“你等好久了？”阿尔卡季问。

“约摸等了五个小时。”

“啊，多好的爸爸！”

阿尔卡季转脸在他父亲的面颊上亲了个响亮的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笑了。

“我为你备下了一匹很出色的马！待会儿你就能见到，你房间的墙也裱糊过了。”他一一地说。

“另有房间用来招待巴扎罗夫吗？”

“也能为他作出安排的。”

“爸，你要多多关照他。我甚至难于言表我多么看重我们的友情。”

“你们早就认识了？”

“不太久。”

“怪不得去年冬天我在彼得堡时没见过。他读什么专业？”

“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他什么都懂，他明年打算考医生执照哩。”

“哦，他原来是读医学系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他沉默了会儿，抬手指着问道：“彼得，那边赶车的是我们农场的吗？”

彼得顺老爷所指的方向看去，见几辆小车，由卸了口锁的马拉着，轻快地走在乡间小道上，每辆车上都坐有一、两个农民，一律敞看羊皮大袄。

“不错，老爷，”彼得答道。

“他们这是去哪？进城吗？”

“模样儿像是进城。去酒馆呗！”他轻蔑地补了一句，说罢探身向前，仿佛想要指给赶车人看。赶车的是个老法人，对新人新事根本没兴趣，只是端坐不动。

“今年农民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儿子说，“不肯交租，简直拿他们没法！”

“那么，雇工呢？你对他们满意吗？”

“是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好像是不愿说这话。“但本地人在嗾使他们干坏事，把轭具也弄坏了。不过，地耕得倒还不错，舍得花气力。是呀，好事往往多磨。怎么，你现在对农事感兴趣？”

“可惜咱们家没有一块阴凉地方，”阿尔卡季没有回答父亲的询问，换了个别的话题。

“我给朝北敞廊加上了个很大的遮阳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现在用餐也可以在户外了。”

“这么一来，不像别墅了吗？……不过，那也好。这儿的空气新鲜极了！我觉得世界上哪儿的空气也不如咱这儿洁净！就说这天空……”

阿尔卡季说到一半突然收住话头，朝后瞧了瞧，不再作声了。

“当然喽，你是在这儿出生的，觉得一草一木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应道。

“才不呢，爸爸，不论出生在哪里，反正都一样。”

“不过……”

“不，反正都一样。”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旁看了儿子一眼，默默地走了半俄里，才又说道：

“我不记得是否在给你的信上提过，你以前的保姆叶戈罗芙娜已经去世了。”

“真的吗？可怜的老人！普罗科菲伊奇是不是还活着？”

“还活着，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喜欢唠叨。总的说来，在玛丽伊诺村你看不出有多大变化。”

“管家还是原来的？”

“要说有变化，就是管家换了人。我决计不留用已获自由了的家仆，至少下再让他们担当重要积务。（此时阿尔卡季以目示意：彼得在跟前坐着哩。）[illegible]”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而压低嗓门，“但他只是当个跟班听差。现在我的总管是个市民，看来人还正派，我给他开二百五十卢布的年薪。另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到这儿用手捋弄额头和眉毛，像他每当躇踌莫决时做的那样，“刚才我说，在玛丽伊诺你会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其实也不尽然。我认为有责任事先告诉你，虽然……”

①法语：是的，他是获得自由了的。他突然顿住了，过了一会儿改用法语说道：

“严厉的道学家也许会指摘我的坦率不合时宜。但，从一方面说，这事要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从另外方面说，你也知道，在父亲对待儿子的态度上有我所特有的原则。自然，你可以责备我，在我这样的岁数……总而言之，这个……这个姑娘，关于她的事你大概已听说了的……”

“费多西娅吗？”阿尔卡季满不在乎地问。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下子红了脸。

“别这么大声提她的名字……是的……她眼下住我那儿，是我让她搬来住的……给她安排了两个小间。不过，这事可以改得过来。”

“何必改呢，爸爸？”

“你的朋友到我们家作客……不方便……”

“你说巴扎罗夫吗？完全不用担心，他可没有那种世俗的偏见。”

“当然，你有住的地方，但给客人住的小厢房太简陋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怎么说这样的话，爸？”阿尔卡季忙拦住他的话头，“你倒是像赔不是了，这多不好！”

“我当然应该惭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愈来愈红。

“得啦，爸爸，得啦，求你别再多说啦！”阿尔卡季笑着亲切地安慰父亲。“有什么好赔不是的！”他暗自想。在他心中倏地升起了一股对和蔼而软弱的父亲的柔情，而在这怜悯般的柔情中，掺杂着某种私底下的自负感。“别再多说啦，”他重复了一遍。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开明态度而自鸣得意。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抚摩额头，这时从指缝间偷偷地看了儿子一眼，蓦地心像被揪了一下……但他立时责备起自己来。“从这儿开始，便是我们的田地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他又开口说话。

“瞧那前面，是我们家的林子不是？”阿尔卡季问。

“是的，是我们家的，但卖出去了，今年要来砍伐。”

“干吗卖掉它？”

“缺钱用。再说，这块地就要分给农民了。”

“就是不给你交租的那些农民吗？”

“交不交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迟早会交的。”

“砍掉那片林子多可惜，”阿尔卡季边说，边环顾周围的景物。

他们走过的地段并非美丽，平原接着平原，起伏绵亘直到天边，间或点缀着些小树林和长有稀稀拉拉的、低矮的灌木丛的曲折沟壑，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老地图册上描绘的一样。小河和它塌落

的河岸、小不点儿的池塘和它失修的闸门，小小的村落和低矮的、屋面半破的农舍，倾斜的磨坊和荆条篱笆墙，磨坊旁空空的谷仓和那嘻开嘴似的大门，泥灰剥落的教堂，荒凉的坟场以及东倒西歪的木制十字架，这一切都使阿尔卡季看了心里难受。而又仿佛是故意似的，他遇见的农民身上一概穿着破衣烂衫，胯下是可怜巴巴的驽马，连路旁的爆竹柳也都缺枝少叶，没有了树皮，就像蓬头垢面的乞丐，而那些瘦弱不堪的、全身稀脏的、饿坏了的母牛贪婪地啃着沟边的草尖，模样儿似同刚从可怕的魔爪之下挣扎出来，在美好的春天里这些疲惫的牲口显得分外可怜，使人重又想起寂寥而漫长的冬日和漫天风雪……“不，”阿尔卡季想，“这是个穷地方，人不勤快，日子又不富裕，不能，不能让它这样下去，必须进行改革……但怎么改法，又从哪改起呢？……”

阿尔卡季一路沉思默想……但在他沉思的当儿，春天却在展示自己的绰约丰姿。周围的一切——树啦，灌木丛啦，青草啦，——都是绿莹莹的，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都在轻盈地摇荡，轻柔地呼吸。到处都播撒着云雀的歌唱。凤头麦鸡忽而在贴近草原的低空盘旋呼叫，忽又默默涉足于沼地草墩。踯躅在春小麦地里的白嘴鸦使一片葱绿平添了几颗优雅的黑痣，然而，它们旋又钻进了开始变白的裸麦田，偶尔在雾霭般的麦浪中露出它们的小脑袋。阿尔卡季看啊，看啊，感到懒洋洋的暖流淌过心胸，把他那思绪湮没了。他脱去大衣，高兴地，像天真无邪的孩子那样瞧他的父亲……于是父亲又拥抱了他。“就快到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只消登上土岗，便能看见我们的宅院了。我们可以在一起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阿尔卡季，也可以帮我照料农事，如果你不厌其烦的话。现在我们应该贴得更近，彼此了解得更深，你说是吗？”

“当然啦，”阿尔卡季回答。“今儿天气多好！”

“是为了迎接你的到来嘛，亲爱的儿子。是呀，现在正是最好的仲春时节，我完全同意普希金写的——你记得《叶夫根尼·奥涅金》吗？

春呀，春呀，恋爱的时光！

但你的来临，却使我惆怅。

……

“阿尔卡季，”从四轮马车里传来巴扎罗夫的声音，“请递一匣火柴过来，我没有点烟斗的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止了吟诵。在一旁聆听的阿尔卡季正既感喜悦又感同情和怜悯的当儿，听见叫唤忙不迭从口袋里掏出银质火柴盒，命彼得给巴扎罗夫送去。

“你要雪茄吗？”巴扎罗夫问。

“给我一支，”阿尔卡季回答。

彼得拿回火柴的同时还带来一支粗大的黑雪茄，阿尔卡季立时把它点燃并抽了起来，老烟叶子的辣味儿使得从来不吸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由悄悄地——为了不使儿子感到委屈——掉过脸去向着别处。

一刻钟后，两辆马车已停在红铁瓦、灰木墙新宅的台阶前。这就是玛丽伊诺，又名新村，但农民则称它为“穷庄”。

四

并没有一大群仆人到台阶上迎接，只走出来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随后从大门里闪出个年轻小伙。这人很像彼得，穿件缀有族徽钮扣的仆役制服，原来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随身听差。他默默地打开轻便马车车门并解开四轮马车的挡帘扣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儿子，还有巴扎罗夫下了车，穿过昏暗的、几乎空无一物的走道，（这时门后闪过一张年轻妇女的脸，）便进了陈设入时的客厅。

需要上学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终于到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脱下帽子，整了整头发说，“现在最最要紧的是吃饭和休息。”

“对了，最好吃点东西，”巴扎罗夫应道、并伸了个懒腰，找沙发坐下。

“是的，是的，开晚饭，赶快开晚饭，”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跺着脚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需要跺脚。“哦，正好普罗科菲伊奇来了。”

走进来一位年纪六十开外的白发老人，黑瘦黑瘦的，穿件缀铜钮扣的棕色礼服，脖上围条粉红色帕子。他咧嘴一笑，走近阿尔卡季吻了下手。并对着客人一鞠躬，退回门旁操手伺候。

“普罗科菲伊奇，你瞧，他终于回到我们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道，“你看他有什么变化？”

“神色非常好，老爷，”老头儿说罢，咧嘴一笑，旋即敛起两道浓眉，“现在就吩咐上菜吗？”他庄重地问。

“是的，是的，请告诉他们。但您，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要不要先去看一下您的房间？”

“谢谢，不必了，不过请吩咐把我的箱子提到那里去，另外还有这件衣服，”他脱下大褂说。

“很好，普罗科菲伊奇，接下先生的大衣。（普罗科菲伊奇慎重地双手接过巴扎罗夫的那件“衣服”，把它高高举在头上，踮脚走了出去。）而你，阿尔卡季，不想到你房里去一下吗？”

“对了，该回房梳洗梳洗。”阿尔卡季正要往门口走去，这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进来了。他中等个儿，身穿英国面料的深色西服，系了个时髦的低领结，脚穿漆皮短靴，看他外表约四十五岁左右，修剪成短短的白发像新的银锭般光彩照人，脸容虽说是黄黄的，但没有一丝皱褶，方方正正非常洁净，似同精雕细刻出来的一般，尤其他那一双镶嵌在椭圆形眼眶里的亮晶晶的黑眼仁特别美。阿尔卡季伯父的雅致容貌还保留着年轻时的健美和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派，一般说来，人过三十，这种风度和气派便大半消失的了。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裤袋里抽出一只红润的、带有修长指甲的手来。这手比起雪白的、由一大颗猫眼宝石扣住的袖口来更加出色。他便用这只手向侄儿伸去。在完成欧式的“[illegible]①之后，又按俄罗斯方式拥抱接吻，也就是说用他芬芳的胡子在他侄儿脸颊碰三下并向对方致词道：

“欢迎。”①英语：握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向他介绍了巴扎罗夫。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稍稍弯了弯灵巧的腰，微微一笑，但没有伸出手。恰恰相反，他把手仍藏进了裤袋。

“我还以为今儿你们到不了呢。”他用悦耳的嗓音说话，同时晃动着身子，耸着肩膀，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路上不曾出事吧？”

“没出什么事，”阿尔卡季回答，“只是耽搁了一阵，正因为耽搁了时间，我们饿坏了。爸爸，你催一下普罗科菲伊奇，我去去就来。”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巴扎罗夫忽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两个年轻人结伴走了。

“这是谁？”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

“是阿尔卡季的朋友。听阿尔卡季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要有我们家住些时候吗？”

“是的。”

“就是那个连鬓胡子吗？”

“是呀。”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用手指弹着桌子，说：

“我发现阿尔季[illegible]②。他回来了，我很高兴。”

晚饭桌上大家很少说话，特别是巴扎罗夫，几乎一句话没有说，但吃倒吃得很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了他那所谓“农场”的种种杂事，又谈了当前即将采取的政治措施，成立委员会、选派代表以及引进农业机械的必要之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不用晚餐，所以只在一旁来回踱步，偶或啜一口杯里的红葡萄酒，插上一两句话，或者发几声感叹：“哦！哎哟！嗯！”阿尔卡季说了几桩彼得堡的新闻，然而有点儿腼腆。这种腼腆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他不再是个孩子，却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环境。他毫无必要地拖长每个句子的尾音，避免使用“爸爸”这个字眼，甚至有一回他改口为“父亲”——当然，说的时候含含糊糊的，像是从齿缝里发出的。他还故意给自己斟上并不想多喝的酒，并且一饮而尽。普罗科菲伊奇自始至终都在注视他，但没说话，只蠕动着嘴唇。晚餐一完，便各自走开了。

①法语：不那么拘谨了。“你伯父有点儿古怪，”巴扎罗夫穿了件睡衣，吸着短杆烟袋，坐在阿尔卡季床头说，“人在农村，你瞧瞧他那副穿戴！而他的指甲——那指甲呀，真该拿去展览！”

“这，你就不知道了，”阿尔卡季回答，“年轻时他曾是一头雄狮，一个美男子，曾把女人们迷得晕头转向。待过些时候给你讲讲他的历史。”

“嘿！他还在想他那昔日风流！可惜在这么个地方，没人可去迷惑的。我一直在打量：他那领子硬得就像石头，下巴呢，剃得精光！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说这有多可笑！”

“也许是，但其实他是个好人。”

“一件老古董！你父亲倒是个少有的好人，他读那些诗篇全是白费劲，农事也未必在行，但有副好心肠。”

“我父亲可是个金不换。”

“你没发现他有点儿胆怯吗？”

阿尔卡季摇摇头，仿佛在说他自己不胆怯。

“真妙，”巴扎罗夫继续说道，“一对老浪漫派！在他们身上，想象与现实脱离到了……失去平衡的程度。不过，再见吧！我房间里有英国式的盥洗盆，但房门没法掩紧，然而话说回来，英国式盥洗盆还是应该赞颂的，因为它代表着进步。”

巴扎罗夫走了。阿尔卡季心中充满快乐：能在自己的家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床是熟悉的，被子是由爱抚过他的乳妈缝的，那是双慈祥的、从不知疲倦的手。阿尔卡季想起叶戈罗芙娜，不由叹了口气，默祷她在天之灵平安无虞……但他不为自己祈祷。

无论是他还是巴扎罗夫，都很快睡熟了。但家中还有人迟迟未睡。儿子的归来，使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异常地激动，他躺在床上，任灯亮着，枕着一只手在想他的心事。而他的哥哥过了半夜还坐在书房中那只甘姆勃斯圈椅里①对着还有微火的壁炉。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没有脱衣服，只换了双没有后跟的红颜色中国拖鞋，手里捧一本最新一期的 [illegible]②。不过，他没在看，只是瞪着壁炉里忽隐忽现颤动着的火苗出神……天知道他的思绪飞哪儿去了。但思绪并不单单在往昔中徘徊，因为那专注的、悒悒的面容非单单沉湎于回忆者所有。在小小的后房里，大木箱上坐着一位年轻妇女。她穿了件暖背心，扎一块白色头巾。她就是费多西娅。她一会儿侧起耳朵倾听，一会儿打盹儿，一会儿向敞开的门洞张望。通过门洞可看到里屋里的童床，也能听到婴孩的均匀呼吸。①指芬兰人甘姆勃斯（[illegible]）在彼得堡开设的家具行所出售的椅子。

②指 [illegible]（加里聂安尼报），由意大利人于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创办。

五

第二天巴扎罗夫醒得比谁都早，起罢床他上外面遛达。

“嘿,这地方可算不上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由想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土地划给农民以后,不得已辟了一块四俄亩①光秃秃的平地盖他新的宅院。他在这块地上造了住房和农场办公用房,开辟了一个花园,挖了一个池塘和两口水井。不过新栽的小树没能长好,池塘积水不多还带有咸味,唯有凉亭还算可爱,它由紫丁香和洋槐密密覆盖,所以有时在这凉亭里喝茶和吃饭。巴扎罗夫只用几分钟就踏遍了花园的所有小径,去了牲口棚和马厩,找到两个家仆的孩子并且马上和他们说到了一块儿,同去离宅子一俄里开外的一个不大的池沼地捕青蛙。

①一俄亩等于一·○九公顷。“您要青蛙干吗,老爷?”其中的一个孩子问他。

“让我来告诉你干吗,”巴扎罗夫回答。他有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也是懒懒的。

“我把青蛙解剖开来,瞧瞧它里面是啥,因为我和你也是青蛙,只是用两条腿走路罢了,看过青蛙,我也就知道咱们人体是咋回事了。”

“知道了又干吗?”

“如果你闹病,治疗的时候就不致弄错。”

“你是代(大)夫?”

“是呀。”

“小瓦夏,你听见了没有?老爷说咱们也是青蛙,真逗!”

“我怕青蛙。”小瓦夏说。他是个七岁左右的男孩,一头亚麻似的淡白头发,穿件带铁扣儿的立领上装,打双赤脚。

“有啥好怕的,难道它会咬人?”

“得啦,下水去吧,小哲学家们,”巴扎罗夫催促他们。

与此同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已起床。他去找阿尔卡季,见阿尔卡季已经穿好衣服,于是父子俩一同来到有遮阳的敞廊上。靠栏杆放的桌上插了一大束丁香花,茶炊已经烧沸,正冒着蒸汽。走来一个小姑娘,即昨天第一个跑上台阶迎客的小妞儿,细声细气地问道:

“费多西娅·尼古拉耶芙娜身体不太舒服,来不了。她打发我来问问,是老爷您亲自斟茶呢?还是派杜尼亚莎来伺候?”

“我自己来好了,我自己,”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连忙回答。“你,阿尔卡季,加鲜奶油还是加柠檬?”

“加鲜奶油,”阿尔卡季答。他沉默了会儿,带着询问的口气说:“爸爸。”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安地瞧了瞧儿子。

“你想说什么呀?”

阿尔卡季垂下了眼睛。

“原谅我,爸爸,如果你认为我的问题有失分寸的话,”他说,“不过,对你昨天的坦率我也想以坦诚相报……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说呀!”

“你给了我提问的勇气,费多……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才不出来倒茶的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头偏向别处。

“可能是的,”他迟迟疑疑地回答,“她认为……她觉得不好意思……”

阿尔卡季迅速地朝他父亲一瞥。

“她完全没必要害羞。一方面,你知道我的想法(阿尔卡季说出这样的字眼时觉得非常愉快),从另一方面来说,难道我还会对你的生活、你的习惯作哪怕一丝一毫的干预吗?再说,我绝对相信

你不会作出不当的抉择。既然你允许她和你同在一个屋檐下,那就证明她配得上你。儿子不可能充当质询父亲的法官,尤其是我,尤其是你这样的父亲,从未限制过我的自由。”

阿尔卡季开始说的时候声音有点儿颤抖,这因为,他觉得虽然自己气度宽宏,但却是在向父亲说教。然而他的话真挚感人,越往下说,语调愈坚定,愈富成效。

“谢谢你,阿尔卡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声答道。他又在用手指抚他的眉毛和额头了。“你的推测是正确的。当然,如果她不配……这决不是我一时随心所欲。我不说你也明白,你在场,她不好意思露面,尤其在你到家后的第一天。”

“那么我亲自去见她!”阿尔卡季以宽宏大度的热情说罢这话,猛地站起身,“我去向她解释,完全没必要在我面前感到害羞。”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阻止道:

“阿尔卡季,等一等……怎么可以……她那儿……我没预先……”

但阿尔卡季没听说完径自从敞廊跑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瞥一眼他的背影,羞愧地坐下,他的心在怦怦跳动……他是否在想,今后他们父子关系将是一种奇特的关系;是否在想,如果对这事闭口不提,阿尔卡季将会更尊重他;他是否在责备自己的软弱无能?——都难说。各种感情都有,但仅仅属于感觉而已,而且是模模糊糊的感觉。他的脸仍旧红红的,心在怦怦跳。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是阿尔卡季回来了。

“我们相互介绍过了,父亲!”他脸上喜气洋洋,流露的是亲切而友好表情。”费多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今天真的身子不太舒服,所以要晚些时候来。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有一个弟弟呢?如果我早知道,昨天便吻他了,而不是等到今天。”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正想说点什么,正想张开双臂拥抱……阿尔卡季已经搂住了他的脖子。

“怎么,又拥抱起来了?”从他们身后传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声音。

父子俩为他的出现而高兴。常有这样的事:场面激动而且感人,但还是尽快结束的好。

“有什么好奇怪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等阿尔卡季快等有一百年了……昨儿回来后我还没看够呢。”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我甚至不反对也亲他一下。”

阿尔卡季走到伯父跟前,面颊上又一次接触到了伯父的香喷喷的胡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在桌旁坐下。他穿了件英国式的晨服,戴一顶别致的土耳其小帽。尖头小帽以及随便系上的领带都标志着乡村生活的闲散自由,然则硬撅橛的衬衫领(不是雪白的,而是条纹的,为了与晨服相衬)依然高雅地支撑着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下巴。

“你的新朋友呢?”他问阿尔卡季。

“他不在屋里。通常他早早起身便去外面,尽可不去管他,他不爱客套。”

“我看是的。”帕维尔从容地把面包涂上牛油。“他要在这里呆很久吗?”

“看情况定。他是回去看望他父亲顺道来的。”

“他父亲住什么地方?”

“也住在咱们省,离这儿八十俄里。他在那里有个小小的庄园,以前曾当过军医。”

“军医?……怪不得我老在寻思:这姓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巴扎罗夫?……尼古拉,你可记得,在咱们老父亲的师团里不就有个叫巴扎罗夫的军医吗?”

“好像有这么个人。”

“没错,那军医便是他父亲了。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捋了捋胡子,“那么巴扎罗夫先生本人又是做什么的呢?”他一字一顿地问。

“巴扎罗夫是哪类人？”阿尔卡季嘿然一笑。“伯伯，你要我说出来他是什么人吗？”

“你说说，侄儿。”

“他是个虚无主义者。”

“你说什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刚拿起的餐刀和刀尖上的一块牛油滞留在空中，再也不动了。

“他是个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又说。

“虚无主义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沉吟了半晌，“这是从拉丁文，[illegible]一词来的，按我理解，是子虚乌有的意思。那么说来，这词引用于人，就是那种对什么也不认可的人了？”

“你不如说这人对什么都不在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接口道。他把牛油涂到面包上。

“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阿尔卡季把他们的话作了修正。

“这不是一回事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

“不，不是一回事。虚无主义者是指这样的人，他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奉作信仰，不管这准则是多么地受人尊重。”

“这样好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

“看法各有不同，伯伯。有人以为好，有人以为不好。”

“原来如此。哦，依我看法，他和我们不属同类人。我们的思想方法是旧式的，认为没有准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把这个词按法语读法把重音放在后面，而阿尔卡季相反，按俄语读法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没有像你所说奉作信仰的准则将寸步难行，无法生存。[illegible]①，愿上帝赐你们健康和厚禄吧，我们将在一旁欣赏你们这些……叫什么来着？”①法语：你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虚无主义者，”阿尔卡季声音很清楚地说。

“是啊，以前有黑格尔主义者，如今有了虚无主义者。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没有空气的真空里怎样生存。现在请你按一下铃，弟弟，到我喝可可的时候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按铃，同时还出声叫道：“杜尼亚莎！”但走进敞廊的不是杜尼亚莎而是费多西娅，一位年轻女子，肌肤白皙光洁，一头乌黑的秀发和一对乌溜溜的眸子，有着孩子般的鲜红丰满的嘴唇和美丽的纤手，身上穿了件干干净净的布制裙衫，一方新的天蓝色披巾盖着裸肩。她把端来的一大杯可可放到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面前，由于羞涩，在她俏丽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泛起一片桃云。她垂眼站在桌子跟前，纤纤十指撑在桌沿上，好像为她这次亲自送可可来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她理当如此。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敛眉收容，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则一脸的尴尬。

“你好，费多西娅，”他轻声说。

“祝你们好，”她回答，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朗，接着睇了向她微笑的阿尔卡季一眼，悄悄退下。她走路带着点儿蹒跚，但恰与她那丰姿相符。

敞廊里好一阵子没人说话。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一口一口呷他的可可，蓦地抬头低声说：

“瞧，虚无主义先生来了。”

果然巴扎罗夫正从花园尽头穿过花圃走来，亚麻大褂和裤子上全沾满点点滴滴的污泥，圆帽上绕着水草，就像一顶头盔似的。他手里提了一个小口袋（袋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走近敞廊，点头说道：

“先生们好，请原谅我喝茶迟到，我去去就来，先把这些俘虏安置好。”

“那是什么，蚂蟥吗？”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

“不，是青蛙。”

“您把它抓来吃还是养殖？”

“为了做实验，”巴托罗夫淡淡地说，接着进了屋。

“他要把那些青蛙解剖呢，”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说，“他不相信准则，却相信青蛙。”

阿尔卡季像是惋惜地瞧了瞧伯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微微耸了耸肩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发觉自己的幽默不奏效，便转而谈起了农事，说到新任的总管，说总管昨天向他告状来了。状告工人福马“无法无天”、不听话。他学着总管的原话：“那小子就像从前的伊索，倒处张扬说他不是坏蛋，但，你瞧得了，呆不多久，就会发起蠢脾气一走了之的。”

六

巴扎罗夫回到敞廊，一坐下，便忙着喝茶。兄弟俩默不作声，只是看着他。而阿尔卡季悄悄地忽而瞅一眼父亲，忽而瞅一眼伯父。

“您走得很远吗？”最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了。

“我到了山杨树旁的一个沼泽地，在那里我还惊起了五只山鹬。阿尔卡季，如果是你遇上，准能打下它们。”

“您不会打猎？”

“不会。”

“您本人是研究物理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从旁问。

“物理学。总的说来，自然科学我都喜欢。”

“听说最近以来，日耳曼人在这一领域取得很大成就？”

“是的，在这方面德国人是我们的导师，”巴扎罗夫随口应道。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为了嘲讽才用“日耳曼人”来替代“德国人”一词，可是谁都没能觉察出来。

“这么说，您对德国人是很推崇的喽？”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以出奇的高雅语调说。他内心的怒气正待发作，他那贵族的秉性难以忍受巴扎罗夫随随便便的模样儿：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那儿的学者都是些实干的人。”

“是呀，那么您对俄国的学者就不那么恭维了？”

“可能是这样。”

“这倒是值得赞扬的谦让精神，”帕维尔挺直腰干，头往后一仰。“不过，方才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说您不承认任何权威，这又怎样解释呢？是他的话不可信？”

“我为什么要承认？为什么非信不可？如果言之有物，我自当同意，很简单。”

“而德国人都是言之有物的了？”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的时候脸上显示出一种与事无关、超然物外的表情，似乎他自己远离尘世之外。

“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巴扎罗夫说着，打了个短短的哈欠，显然不想斗嘴皮子。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瞅了瞅阿尔卡季，仿佛在说：“你的朋友真懂礼貌！”

“至于我，”他竭力显出超然的样子说，“并不赞赏德国人。且不说那俄罗斯的德国人，众所周知，他们是什么样儿的，就是德国的德国人我也不喜欢。从前的还能说说，那时他们有过席勃……还出过哥德……我弟弟就特别欣赏……可如今只出些化学家和唯物论者……”

“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之任何诗人有用二十倍，”巴扎罗夫抢白他。

“哦，原来如此，”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像昏昏欲睡似的在嘟囔，只是稍稍抬高了眉尖。“那么

需要上本书请访问 www.chongbook.com